

開辦一所學校，以關閉一所監獄。這是一位黑人女性一直以來努力實現的目標。

看起來不可思議，但她做到了！

她在紐約創辦了一所學校 將200名孩子拉回正途



開辦一所學校，以關閉一所監獄
一位黑人女性一直以此為目標，並努力實現此目標。這看起來不可思議，但她做到了！

這位偉大的女性叫Nadia Lopez，來自美國紐約布魯克林，是一所很特殊學校的校長。

這所學校特別在哪裡？

這個學校不像大多數學校開設在治安良好、安靜平穩的環境中，而是開設在幾乎是紐約治安最差的布魯克林布朗斯維爾城區內。

布朗斯維爾基本是一個黑人居住區，這裡暴力頻發、槍支泛濫。作為紐約凶殺率最高的地區，一直被稱為是紐約的謀殺之都。

對於在這裡長大的孩子而言，加入幫派、槍殺吸毒、入獄服刑，簡直是理所應當的人生規劃。

Lopez曾經問過一個13歲的孩子，“年輕人，五年後，你認為你將如何？”

普通人的十八歲，剛剛成為大學校園中的新鮮人，或是找到人生中第一份實習職位，又或是跟自己的戀人正在熱戀。但這個孩子的回答竟然是，“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活那麼長時間。”

聽到這個答案的Lopez大為震驚。她開始思考為什麼會這樣？這些孩子無一例外都缺少教育，不學習的他們在未來將何去何從？

如果有一所學校可以接納他們，給予他們教育，他們還會走上歧途嗎？

作為一名有理想，有社會責任感的教育工作者，Lopez決定自己來建立一個學校

一所只屬於貧民窟的學校。

2010年，Lopez終於開辦了莫特館橋學院。

她的目標非常簡單，就是創辦一所學校，關閉一所監獄。

如果一個孩子在一個正常的教育環境下長大，那麼他犯罪的概率就會大大降低，未來的可能性也會更多。

但理想很豐滿，現實很骨感。

在這樣的地區開辦學校並不容易，Lopez面臨許多挑戰。第一個就是師資隊伍，找到一個能對弱勢群體的複雜情況感同身受的老師並不容易。而且Lopez也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，甚至家長的參與度和反響也不好。大多數貧困家庭對於上學這件事，幾乎都是上學無用的態度。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周邊的黑幫幫派還在跟Lopez爭搶生源，不斷招募引誘一些低齡青少年進入黑幫。

但Lopez還是跨越了這些難關，成功開辦了學校。

第一屆只有45個學生入學，而且他們的生活水平都處於貧困線以下。86%的學生在數學和英語方面都遠遠落後於紐約平均水平。

在Lopez及其同僚的不懈努力下，學校已經有了三屆畢業生。其中98%的學生都成功進入了紐約市競爭最激烈的高中。

這意味著200多名學生，有了更多選擇的可能性。

Lopez將他們的學生稱為學者，因為Lopez希望，不僅是在學校還是畢業後他們也依然能夠保持學習，做一個終身學習者。

成為他們中的一員，依靠回國讓自己瞬間身價倍漲——成為下一個李志飛，下一個鄒嘉。

但不幸的是，“硅谷”二字已算不得金字招牌，至少對於已經套路門清的BAT(百度、阿里巴巴、騰訊)來說。

“我們給這種大型科技公司遞出去的來自硅谷的簡歷，20份也就有一個人能拿到錄取通知，有的時候待遇還特別一般。”吳傑說，BAT已經不願意為硅谷標籤付出高額的代價了。

“相對比前一兩年加入中國的科技獨角獸成為CXO，或者加入BAT直接升任副總裁，現在硅谷回去的人已經錯過了好時候，越來越不值錢了。”硅谷的品牌效應在變弱是吳傑這兩年的感受，尤其那些本身在硅谷級別就不高的，或者所在的組不是公司核心業務的工程師就更難以得到BAT的另眼相看。

Google廣告組的普通工程師可能能收到20個錄取，但是另外一個邊緣項目的高級工程師反而一個錄取都收不到。在招牌硅谷回國技術人員的時候，能力和能為公

司提供的實際價值才是第一位的，但很多想要回國的工程師對自己沒有一個清楚的認識，仍然把硅谷的發達、尖端當作是自己的標籤。他們沒有意識到，想要通過回國這個跳板獲得高薪水、高職位，難度變得越來越大。

在BAT的眼裡，硅谷普通工程師的能力相對比國內工程師來說，差距越來越小。所以越來越多想要回國的工程師最後在錢上談不攏，放棄了。這樣的例子很多，導致他和他的團隊已經不願意把精力浪費在這樣一單一單遞簡歷。

回國之後要做的選擇非常重要。在吳傑看來，加入一家自己了解的、靠譜的、發展勢頭好的科技公司一般讓自己的職業發展上一個大台階；相反，加入一些還未成氣候的小型創業公司，雖然回報可能更大，但也可能充滿讓人心寒的心機。

“回國後在初創公司被利用完，榨乾了價值然後當成棄子拋棄掉的故事是家常便飯。”他說。

未完待續

曾經Lopez的一名學生說：她畢生的目標只是在快餐店工作，而學校讓這些曾經呆在井底的孩子們了解到在他們生活的地區之外，還有大片廣闊的機遇。

在Lopez的學生中，最有名的大概就是維達爾，美國著名攝影項目“人在紐約”(Humans of New York)，分享了維達爾的成長故事，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。



維達爾是一個典型的布朗斯維爾少年。九歲的時候就親眼看到有人被從樓頂上推了下來。

當攝影師問維達爾，誰是人生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人？維達爾毫不猶豫的報出了Lopez的名字。

“我們闖了禍之後，她不會懲罰我們。而是把我們叫到辦公室，向我們解釋這個社會是怎麼運轉的。有一次，她讓所有的學生站起來，一個一個的對我們說，我們很重要。”

維達爾代表了美國眾多底層貧窮孩子的故事。



典型的布朗斯維爾少年——維達爾

他們在努力頑強的生存，得益於這個攝影項目，使他們的學校第一次走入了大眾的視線。

Lopez有了一個更大膽的想法，她想讓自己的學生都走進世界最高學府哈佛大學參觀。

為此，“人在紐約”創始人在indiegogo上發佈了“資助莫特館橋學院參觀哈佛大學的眾籌項目”。僅僅一周，項目最終

籌資遠超最初的目標，突破百萬大關。

其中的35萬美元已經讓參觀哈佛，成為學校的一個永久項目。剩下的籌款，則用於設立暑期活動項目和獎學金。

Lopez堅信參觀哈佛這件事絕不是簡單的參觀而已，而是讓學生們明白，世界絕不限於眼前。選擇大學才是他們人生真正的開始。

Lopez的學校不僅僅給學生提供書本知識，同樣也給他們提供其他技能的培養。莫特館橋學院甚至還有一支籃球隊，曾經在沒有球衣的情況下，整個聯賽他們只輸了一場。

球隊的教練說：“這裡的每一個孩子都可以進入NBA，只要他們肯付出。我就是來幫他們實現這個目標的。”

很多男孩子在街上

晃，14歲到19歲都有。他們在學校呆不下去，大多數人也不會有第二次機會，所以就到處闖禍。我努力盡早抓住這些孩子。

師者仁心

不讓學生走上那樣的道路

不讓孩子走上邪路，就是學校必須要將教育擺在首位的原因。

在他們並不完美的教育體系中，想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。但幸運的是，Lopez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教育家和她一同完成這件事，他們彼此合作成立團隊，來安排課程的最佳安排。

即使在非工作日，他們依然忙碌。甚至願意自費提供學校缺少的資源。他們的手機幾乎從不關機，以便學生可以隨時找到他們。Lopez自己都笑稱：“我是一個24小時在線的校長。”

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證學生在學校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，能夠為他們今後的大學和事業打下堅實的基礎。通過教育他們將成為未來的工程師、科學家、企業家，甚至是更加優秀的人。

Lopez和她的夥伴一直想要堅持讓學生們懂得的就是：“過去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著眼未來，未來取決於內心的目標。”

最強大的力量不是這個國家擁有多少武器，也不是這個國家贏了多少戰爭。最核心的力量是教育。

像Lopez那樣，心系社會民生的教育踐行者，才是推動社會最根本的力量。